

中國文化  
文學叢書

清文匯  
清代名媛文苑  
六

世界書局

王文濡編

清文匯

序例一卷姓氏目錄五卷

甲前集二十卷甲集六十卷

乙集七十卷丙集三十卷丁集二十卷

附清代名媛文苑三十卷

第六冊 丙集

世界書局

清文匯. 清代名媛文苑 / 王文濡編

--二版.--臺北市：

世界, 2010. 02 印刷

冊；公分（中國文化經典，文學叢書）

ISBN：978-957-06-0391-0（全套：平裝）

830.7

99003199

〈中國文化經典 文學叢書〉

清文匯·清代名媛文苑 第六冊

713-0278

著者／王文濡編

發行人／閻初

發行者／世界書局股份有限公司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〇九三一號

地址／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九十九號

電話／（〇二）二三二一—三八三四

傳真／（〇二）二三三一—七九六三

網址／[www.worldbook.com.tw](http://www.worldbook.com.tw)

劃撥帳號／〇〇〇五八四三七 世界書局

出版日期／二〇一〇年七月二版三刷

定價／台幣四七〇〇元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據例言是書尙擬續編外集錄駢文再編閩集錄方外及名媛之作惜後  
皆未有成書本局將另刊正續國朝駢體正宗以代外集并以清代名媛  
文苑附刊於是書後以代閩集名媛部分（凡九十七家一百五十三篇）  
至方外之作則尙未見選本茲姑從闕



國朝文匯兩集目錄

卷一

張海珊 字恩來江蘇江人道光元

原粹

聚民論

游說

說真

靜庵詩初集序

送永湖甫武禮部序

書魏叔子續續朋黨論後

紀收書目錄後

與顧海霞書

竹坡園記

賀烈婦傳

國朝文匯 卷一 目錄

俞正蒙 字遠如嘉興人道光元

尊師正義

封禁山說

貞女說

節婦說

丁要 字汝新江蘇山陽人道光元

黃河北徒說

書包德翁安吳四種後

致劉楚楠書

常大相 字以之江蘇人道光元

蓋水源流辨

祭韓縣令文

西湖崇祀稿贊錄序

松陵見蘭錄序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一

平望志序

趙坦 字寬大號石松浙江仁和人道光元

楚葉疾論

城南古蹟記

煙霞嶺游記

雲陽洞北小港記

丁魯齋先生傳

趙紹祖 號幹士安徽涇縣人唐貢生署徽州知事

李容論

李孝述論

章阜論

羅江 字段浦原名世蕃湖南湘潭人諸生著有桂丘集詩文

車園記

徐校 字乾江號石渠江蘇太倉人諸生著有石渠文集

國朝文匯 卷一 目錄

陳揆 字一斗江蘇太倉人諸生著有增補文集

蠟衣說

夜禮說

論書貴舊本

江藩 字子所號拙堂太倉人諸生著有江藩集

毛乾乾傳

十七

十八

十八

十八

十九

十九

十九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一

二十四

二十五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二十六

天下之所以常治者曰法勝也天下之所以不大治而且大有隱憂者曰法勝也有一事焉而罕輔不知也曰有法在外而方面不知也曰有法在於是見於法者得以受其治而諸通於法之外與亂於法之中者法且無如也何非法之不得治人也法勝而用法者皆拱手而不知則天下之事遂廢而不舉矣夫古人之言治詳矣而之求其巨匠方其進身即策以觀其才能與否而臣之進退於君亦且累千百言而未必蓋嘗以一事之利害而舉朝爭之累世爭之賢智之士皆得用其意於法令之外今之為士者則不然其裁於有司也以時事為急雖痛癢而不敢言而所為窮日夜較工拙斤馬求以當主司一日之知者則我不知其所言之云何也夫如是而舉而加諸民上必將眩掉迷罔而無所措其手足而卒不疑而授之而士亦不疑而居之彼固非能以不素所學者一旦而惟吾欲為也法在而彼直無異焉耳是故今天下之所以為治者權不在卿大夫士而在吏胥卿大夫士之所學為非其所為治其所為治者非始之所學而吏胥則終其身於法之中其力能持法而不變能變法而上不覺能上下出入乎法而法且為所用故名則朝廷之法也實則吏胥之法耳此吾之所謂不大治而且大有隱憂者此也夫卿大夫士上所謂之師之而尊且貴者吏胥為則上所謂賤而驅使之者也而為吏胥者亦自以上之所簡賤而不復自愛惜夫以不甚自愛之心而重以上之所簡賤而天下之事舉拱手以聽其所為又不能以己之非素所學為進而稽考其裁如是而謂天下無隱憂者吾不信也

國朝文匯 卷一

一

國朝文匯 卷一

三代之時其民衆三代以後其民散其民散則不待上之人之衛民也而民常有以自衛及其散也民且亟亟焉求衛于上民求衛于上而上更何所藉以自衛乎故其太平之時常若積薪厝火一旦有事則土崩瓦解而不可禦焉自秦民以來二千有餘載之閒是皆然矣君天下者苟思所以其民果何道之從乎夫三代之民之所以能聚者何也鄉遂之制定而人皆土著死徙無出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而車徒馬牛甲兵之屬又皆民之所自出而無所假于上之人郊內自比閭以至州鄉野自鄉里以至縣遠大小相維遠近相統如身臂手指聯絡呼應無事之日而隱然有金湯之固是故上不曾有以衛民也即民之自衛以為之衛而國家亦因以自衛其勢之聚者聚也散而鄉遂之制則固不能行於今奈何也

國朝文匯 卷一

二

國朝文匯 卷一

古者封建行於上井田行於下田有授受地有肥磽生齒有登耗供饒理於一人之手君之於民常如一家之人深知畿處而有隱患閭閻之慮於是故民數明而生產可得而均也生產均而鄉遂可得而制也今則不裁自兩稅入行而力役之徵亦更為地丁歸款之法於是戶口之運徙丁中之多寡俱非有國者所急有十年編審之法亦不過視為具文委之吏胥之無能者行之而已於是游民紛於鎮集投安散於江湖交馳橫行而上之人不得而問焉嗚呼民之散久矣風俗安得而淳矣究安得而息乎聞有二深藏之士輒議唐古之所稱保甲者行之朝廷以上督撫督撫以飭郡縣且勸其奉行之虛實以為嚴嚴然究其所行之者不過通吏胥屠屠已耳罪其法祇有未便與御官府之無人未嘗為之計長久也蓋實思之民者可靜而不可動者也能簡而不能煩者也先王之法至繁至賾然而動民而民不之覺煩民而民為所用者上與下相遠而無所聞問於其閒也復世民既不能自通于上而上亦不能必於民然則為之上者毋亦惟安坐聽之而無容轉計矣乎夫天下固有自然之勢而斯民亦有自然之性性可以使之相維相繫而不必以上之法與乎其閒則在實宗族而已矣古者先王之為民也上使之親於君下使之親於宗族公劉之立國曰君之宗之而太宰以九兩繫邦國之民五曰宗以族得民春秋魯執蠻子以昇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則當時民之依於宗族固可想見六國之亡蒙族處處而有而高祖代秦從諸大姓齊田楚景之輩實關中以為強本弱枝之計自魏晉以來最重譜牒朝廷立國轉局置郡令史以掌之祇祇以聽天下之人方以為中正遺士之法而九兩繫民之遺意早無講者今者雖宗大姓所在多有山東西江左右以及閩廣之閒其俗尤重聚族多或萬餘家少亦數百家其耳目好尚衣冠者儉恒足以樹齊民之望而轉移其風俗今誠能嚴立斷之甚重譜牒之樂立大小宗之法以管攝天下之人心凡族必有長而人擇其為德之優者以為之訓凡勸導風化以及戶婚田土爭訟之案其長與劉光聽之而事之大者方許之國家賦稅力役之征亦先下族長族必有田以贍族族有業以訓子弟有路權以巡疆盜賊惟族長以意經營而官止為之中勸其閒凡同氏譜之未通者則官為通之單丁雙氏不成族者則以附於大族游寓之家其本族不能相通者則亦各附於所屬之地凡其鄉鄰族某族遷家某族附某族某族長某人歲貢簿以上於官夫使民反其所自生則忠愛出因于其同類則維繫固以族長率同族則民不覺以單戶附大族則民各有所恃非其自強之勢至聞之術者夫以鄉遂聚民為聚於人也以宗族聚民為聚於天也聚於人為成府解散之臣聚於天者固無得而散之矣語曰百

游

國朝文匯

卷一

88

國學扶輪社印

靜懷齋詩初集序

已余子持流木實深泥又性嬌廢不作亦思漫力屢無以窮物之情狀間與湖甫觀省野物浪莽邱墟則稍稍從事宦嘲好爲冒瀆起脫者爲之想像摹寫其亦自便其疏陋爾湖甫反愛好余作嘗即余之所謂冒瀆起脫者爲之想像摹寫其意境每一篇或即示余余亦時以之其刻畫清微澄然風露之和則湖甫所稱得意雖使手操管數十年不能到此嘗以詩文一道必有所爲之所爲而後出乃自有一種精神命脈不可磨滅之處而此篇之所具者非有得于天人性命之機則源不涸非時艱於萬事萬物之理則氣不清非積千百年治亂興亡之迹與聖賢豪傑所以撫世酬物之造則識淺而力薄具是數者而或得于天者未料於儒理名物無旁皇周浹一往不自己之情則見于詩若又必有襟抱不滿之意發其事雖小通乎與孔門之一貫子與氏之養氣集賢動相關富其爲之所者既已旁觸輻輳流行而不谷已則雖篇草小牘亦無不披全量以俱見凡余與湖甫三數年所相與深言而不極論者要不越此湖甫爲人篤摯純樸氣清而心是年卽之淡然泊然久而彌可愛悅其爲之所者蓋已不啻浚其源而疏其流其自此汜濫洋溢納百川而放四海沛然其孰留之則視今日之詩誠不知其將幾變而復止顧其刻畫清微澄然風露之表則生得之于天雖使訪之以千朝刻之以歲武求其不如是而不可得也湖甫集

國朝文匯 卷一 四 丙 國朝文匯 卷一 四 丙 國朝文匯 卷一 四 丙

國朝文匯

卷

अ

國學扶輪社印

之士讀淵甫詩其亦知所從事哉

送張淵甫試禮部序

今天下大弊在名實之不覈上之所以求乎下者未嘗不以實也而天下乃磨寶乎至美之名以應其上夫使相與爲名則猶可前且以致治苟可惡者特名之掩其飾於名外而內鑒以爲戒及其從天下既已人才其且而苟有惡之姑責其名則猶將持守其以相拒而上上卒無如之何制華者一人之所從出而國家治治之源則中年而者控三年而實與問所以取之者四子也六藝也名美矣盡矣然今天下之下取士有試法之法而無教之法學使徒募其真士既既隔不相通惟憑一日之短長以爲舉廢而教之法第第徵選於舉取之中夫不教之於始則所以取之者亦寬弊而無以自信雖先弊之知人吾惡其無以得士也若夫學校之官關其根柢而一能舉其職而碩儒立德此者比比然其爲學者率知而不問夫以學使之尊秩而一舉者宜矣然則天下之大故可知已上之所以取士者亦弗第以其名而求其實則士無不可用焉以爲應其一二齟齬自命之士不安於所習則又向之不素數不素學之故一旦

書蔡叔子續續朋黨論後

歐陽子之言曰小人無朋惟君子則有之而魏氏易之曰君子曰朋小人曰黨蓋有鑒於明季之氣所以疾夫君子之立黨者至矣然而不謀而共為不契而相合曾不意為朋黨之說而遽遇焉一激而必至於是有蓋猶其忠義肝膽之所為若夫舉天

國朝文匯

卷一

五

丙集

下之人汲汲各不相顧。於是國家之事無一可爲者矣。明自正嘉以來。講學之風熾。聚門徒立會約。所在多有。迨嘉慶而兩朝軫端之持論。望野之清議。視觀焉必不相下者。蓋皆當年講學之遺孽。雖刊撤珍瑣。而國政之優劣。之師者相屬也。所謂國有與存。必有與亡。誰不信哉。今天下非無士也。自公卿以至布衣。自一鄉一邑以至四海九州之大。各懷其私。各顧其私。而於泰西人之相值於中途。若將背解。以去者。一事之來。復斷而望可立。其可也。踰閩而楚。可出。可入也。極其陰陽。將進退詭取之術。以幸苟免於斯世。盍以漢唐宋明之所謂朝堂者。至全而而耶。然清風焉。然而國家亦究何賴哉。今夫御曲之士。苟或有以道義相屬。切相稱引。蓋皆將加以僚屬之行。朋黨之目。然則士之處此世者。豈不難矣。獨立不懼。遺世无悶。不見是而無悶。古之君子。固固有以處此者矣。

記收書目錄後

自漢氏復千餘年儒林文苑相望而起雖其間通與通藝不有一時風尚以成其所學之盛而惟宋人之學爲能直接三代聖賢統緒士生其後得有所持循而不惑何其幸哉欽 國家承平後國初諸儒頗亦稱魁魁則荆湖吳興手拱俱以宏博之學首開風氣然于宋諸君子一轍之學已不無少差而西河之徒又妄換其茫

滋之所得。其天子薨。隨卹下。雖親先死而不易本有。尊小序而特葬。卹。雖尊小雅于六書。則坳而以聖門孝弟難信之戒。法爲不必歸師。尊屬于小雅。而以大人知本誠身之學。爲不足於自是。厥後錄經制。章述乃漢。宋門戶。而專以攻宋。乃爲博洽。浸淫至今。而爲其偏陋。實穿鑿于故制。文字之微。衆家互名。物類之義。和而理。爲空虛斥。康殿爲小雅。皆實刊說。公以使其耳目口鼻四肢之欲。張氏之所河。爲利祿之途。然者豈不信歟。大漢人功。誠不可滿。蓋固以其抱絕守缺。而有待乎後之人。是故宋人之功。漢人之功。也。專宋乃以尊漢。譬之楮田。漢任其開墾。而宋其收稅。今乃舍粒食之功。而自外。誠孰曰求所謂開墾者事之。亦可怪甚矣。端自十七八歲始知誦讀。於無書籍。稍稍依費。客賤則宋人若作。價值極廉。而時賢解經之書。往往索金不能得。自某年約所收數百。賤以賣。人以爲陳兵故。而無人過問。其時之嗜往來。俗學之深。雖與夫功利之甚。固非聖賢之說所能勝也。抑天人之際。感衷之循環。豈亦不得不然者歟。聊志于此。以爲自屬之遺云爾。

與顧海霞書

國朝文匯

卷一

六

而集

公操縱之術則聖賢家餘之所為下視雄雄巨擘其通常黑以異蓋天下之大古今  
 之變莫不有勢而蓄其勢之本成又莫不有機機動而無以應之則逆積而為勢至  
 勢成則雖極天下之大智大勇將適於勢用而不能以用勢故聖賢家餘爭於勢  
 之本成而力犯之勢不變者機至變者也顧聖賢家餘之視機也至變而實不變  
 而其視勢也至不變而實可變大何勢之不變而可變機之不變而可變也夫自公  
 制之已矣制勢在機制機在吾是故吾可以變機機可以變勢然而機之來如兔  
 起如鶻逐如鬼神之不可端倪是故必應之以速而待之以久三代之世不得而知  
 之矣以伯者論晉文之入國也晉之勢稍稍替矣乃一年而約三又二年而圍曹伐衛  
 遂與楚戰于城濮君臣之間反覆計議若深恐不得以一戰盡楚莊問晉盟之不君  
 蓋無楚不用兵中夏復還入陳入鄭數於殽而楚遂以霸秦穆之伯西戎之伐戲三  
 伐晉年之取王官及鄭地封緄口過此三君後恐必不有可乘之勢而為之敵者也  
 且皆與我共天下之勢人之是故必犯天下之險不顧勞民殫財以圖其所欲而秦  
 穆為機既究勢既去顧猶待之以忍忍爭之以必得則天下之勢吾與人種各得其  
 半且夫天下之事先其免則無易非難而尤乎其難則難者亦易然欲圖乎其難  
 非神速不足以得其間非堅忍不足以持其勢此聖賢家餘之不陷天下而因以坐

國學扶輪社印

接續手書。案者久之深悔根柢不純。客氣未除。而出太易也。無從得見之。痛折衷之則據之言正如大費謂子輿雷公之地樂其喜既陳則其爲功於痺痿癱散之疾頗有不足安得與兄將天下事第一論之如說中聽愈覺其是。何方何藥所制也哉。夫聖哲當參差森羅以猜天之所爲妙冰炭之不可同處如鳳皇鷹鸞一必不能同類此何待于辭費而先儒之祝聖人也。於是夏商革命之際每有過于迴避之語如所云天命一日木去則猶一日是君臣僕蓋盡深思聖主之心而熟察當日情事本嘗不深致疑而歎其難言也。夏自后相從後商而湯之所起南亳亦在今河南歸德府開歸縣東四十里之塊復都西亳則在今少康復辟燒鋤初征自壽封即今歸德府寧陵縣境洵陽用兵王圻內也考傳征伐事大傳曰在斷爛唐虞之歲二千年也德賢假稱堯禹以亂賊則雖不文王自受命尊隆征伐事大傳曰在斷爛唐虞之歲二千年也殷三年伐密四百伐大戊五年伐桀六年伐褒而史于厲內實成之復曰明年伐大戊明年伐武庚顯明年伐敗者國明年伐邦一明年伐室豈數繫之徒史記即指者國而

國學扶輪社印

余端居多暇，獨走蒼莽，得嘉木美松，做卧自適，而一隅之區，慮不能極所佳賈。回俯仰而平無，如何然當登高以望見，有蔚然深秀，心開目明，而邈然起山林之思者，則董君之竹坡也。竹坡地不能五畝，亂石叢篠，喬木十餘竿，掩映虧缺，其中老屋數間，閑落而已。而董君奉親讀書於其間，蓋君子將以適性命之情，使造物化滌滌，虛蒙則必求寬閒之野，寂寞之濱，以善其神，而養其趣易所稱，觀上觀下，各從其類之道也。余嘗與董君浸大寒，鏟雪於世，六代之墟，隨其地之磅礴，萬葉而不能已。今乃偃然退休，存此竹坡，似何無所取於世，而自處也。臨然天地之所居，處唐虞之紛紜，江河之洑日星之馳，俯仰即是，而無所於為，則其意當有餘於所居，處唐虞乎哉。莊生之論道，道道也，以夫適九萬里者，與一枝之樛，而以而異之，而孰真誰否，董君之趣也乎。董君又語余曰：竹者虛也，坡者下也，虛且下，遊志之說也。此吾之所以樂乎竹坡也。此其斂子有以自處，而泊于其末有所止，又余所不能忘也。於是為書，抱琴而往。



懸手竹坡之上以覽所為竹坡圖卷為之記

賀烈婦傳

余家具區之濱其南數百步古木蒼然下蓋有饒烈女家焉友人張湘甫嘗來平望秋高風烈親相引肅拜其家俯仰嗟嘆不能去湘甫又為言賀烈婦其烈婦學烈婦事甚悉賀家皆顯地而學高程南潯人也且曰吳學尚矣賀則婦而女者事尤奇子不可以不盡烈婦陸氏物失怙恃年十二養於賀家天邦遇得瘠瘵是數日危賀翁信術家言投病者咸愈願邦違實不能皆也端月竟逝人謂翁曰女雖弱實女也且而族微無可為若嗣他日納境庶而老人有倚乎烈婦聞之泣曰若然妾死決矣於是遺姻族至邦違寔拜且哭曰其生為賀家婦死為賀家鬼有渝斯言天地鬼神共殛之幸為妾壽於鄉里哀哉於是翁始哭哭聲哀皆泣其書之以藏於邦違粟主背瑞閣之正襟起曰嗟乎烈婦殆可以節終矣湘甫曰雖烈婦死矣烈婦有女兒時遺之往往即歸一日婦姑曰妾時時夢死妾昨適婦氏又夢之豈死者常隨我報與死者隨我罵我隨之頃之闔戶自經時嘉慶辛未四月十四日早十有八距邦違死方二年人謂烈婦不死數年矣何遲之遲之而卒死也或曰先數日蓋有以前識道蓋此烈婦之所以死也然則烈婦未死之前豈一日忘死哉饒烈女在明萬曆間距今二百餘年而諸烈婦相望而起賀氏以婦而女事尤與饒類其區一焉項其磅礴鬱鬱澎湃悲壯之氣將必有所發而乃悉鑄於婦女宜乎磊落奇偉之士之不多得也悲夫

國朝文匯

卷一

九

國朝文匯

華師正教

俞正梁

今之言者曰君親師曰天地君親師此皆古有之禮儀耳云華師有隱而無犯事君有犯而無隱事師無犯無隱國語樂共于云民生於三事之如父父生之師教之君實之父子符言云道之為宗有君有父有師皆生焉其為親也亦成矣然則食氣者皆其為君也亦愚矣諸智者學焉其為師也亦明矣白虎通封公侯云天有三光日月星地有三形高下平人有三尊君父師是三尊相並禮運云天生時而地生財人其父生而師教之四者君以正用之天戴禮三本云無天地無生無先祖無出無君師焉治首子禮論云天地者生之本先祖者類之本君師者治之本是五者相並此言人師也荀子致士云弟子利通則思師師曰無言不備無德不報此之謂也呂氏春秋尊師云生則事養死則敬祭此尊師之道也事五經取魯論求其最顯此尊師之道也現與馬儒博卿道衣服務輕便臨飲飽必端整其詞和務甘肥必於飽和顏色慎辭令疾趨趨必嚴肅此所以尊師也此所謂人生於三事之如父父生之師教之君實之禮也人師為尊經師亦有之禮祭先師於魯宗子至學命有司行事與族祭祭先師焉禮傳經之師死則設祭如漢經師有服書禮遺傳云郭端師郭君蓋傳其業倚郭端曰父生之師成之君爵之而五服之制師不服蓋聖人誠也遊服斯禮屬

國朝文匯

卷一

十

國朝文匯

墓三年亦言經師唐書韋徵傳云以學者傳師道不如樂樂職之能尊其師乃若九經師授諸亦言經師韓愈始以文體迎距之法為人師而號曰傳道尊師者亦有幾宋袁文覽開明拜言其家近先生故禮備至遂得成名且相繼科名其為師能盡職者亦有幾宋并曲清翁開云也留王結應舉胡僧謂之曰君行徒勞耳毋相不應得祿位年五十餘父應舉爭前僧償之曰君教重子用信篤志不負父母所托為有陰德天益君壽而報以祿位是歲果正其名於馬消楊下賜紫褒官數任以奉徽即致仕年七十七卒於家則教諸君之靈鬼神未嘗不祐之也為師者可以知所懼矣今與師以財益自漢以來所謂貴如魏志郭原傳法引原別傳云原家貧早孤無錢肯師師曰我徒相教不求實也北魏書賈思伯傳云師事北海陰康家貧無買酬之風遂留其衣物又清波雜志云張子昭充令教子弟者以主人所贈厚賜為教之隆強則自欠其遺費賈開詳云袁氏傳從劉先生來未嘗三日無饋遺是京師華錄云市學先生春社秋社重五重九聚飲諸生餞作會諸生歸時各攜花籃果實食物社飯而散此國生財之通近人情也

封禁山說

陝西封禁山為終南崇山綿亘八百餘里地界岐山鳳翔郿武功盩厔鄠咸寧長安

藍田九縣分設管理謂之老柳向例封禁其中子午谷一造亦封禁乾隆四十年間以金川軍報開此造較舊碑為近嘉慶四年十月議開山內地所伐老林望田投臺五年四月於五原應地成立算陝鎮設總兵封禁老林並新所伐山分撥給流民其幽仄險峻人迹罕到之處查明封禁江西之封禁山則宋初由金鉞山分水關又名岑陽關置驛八今崇安由今廣豐拓拓陽關又名梅溪關又名城關置驛八今浦城其崇安鉞山之東浦城廣豐之西空窠銅塘山皆險阻地數百里曰封禁山又廣豐地有小山徑通浙之龍泉溪江常山明正統時廣州賊葉宗留據之永豐知縣追捕遇害總兵戚繼光討平之遂禁治設隘置汛戍其地曰銅塘曰發源隘曰楓林隘萬曆時議開治守土者奏止之順治初山賊楊文策入山盜民請米植於風景山十年江西巡撫蔡士英會風聲山亦書作封禁山乃封禁山奏請復加封禁康熙五十九年投查山中並無藏匿雍正三年江西巡撫劉國綸奏為地方興利除弊何事不可為也今封禁地漸歸墾道光二年增沈守戶部則封禁者銅塘山中零星地畝及浙江象山縣大小南田樊嶼鶴鵠頭大佛頭大月嶼箬箬山等處風田象山今設石浦同知為屬而湖南永明縣塘下源等處山地以民獵爭墾封禁益封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一

國學扶輪社印

貞女說

列女傳云丹陽雍靜者廣德羅勤女為同縣朱曠所聘曠種禾成勤過病喪泣鄰比斷絕瞻瞻曾經憂為復病亡靜感其義遂誓不嫁有楊祥者多將人眾自往納幣靜乃逃竄劫其弟靜懼為所害乃出見之曰實感朱曠為妾父而死是以托身亡春自誓不脫辛若之人願君哀而捨之如其不敏請守之以死乃捨之復世女子不肯再受聘者謂之貞女其義實有難矣未同穴謂之無害則又何必親迎何必廟見何必為酒食以召鄉黨儔友世又何必有男女之分乎此蓋賢者未思之過必若羅靜在可云女士矣可云貞女矣嘗見一封云閩風生女年不舉長大期之作烈女塔此無端女亦亡燭酒在尊纔在襁女兒負生奈過途斷腸幽怨填胸德族人歡笑女人死諸旌藉以傳姓氏三丈華表朝樹門夜聞胡鬼求追魂嗚呼男兒以忠義自負則可耳婦女貞烈豈是男子榮耀也

節婦說

禮記特牲云一與之醴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後漢書曹世叔妻傳云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按婦無二適之文固也男亦無再娶之儀聖人所不定此儀者如禮不下庶人刑不大非謂庶人不行禮大夫不懷刑也自禮意不明許求婦人遂為偏執古禮夫婦合體同尊卑乃或卑其妻古言終身不改身則男女同也事出是乃七改矣妻死再娶乃八改矣男子理義無涯涘而深文以同婦人是無恥之論也魏志鍾繇傳云子毓為御史中丞待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為理諒及士為侯其妻不復配嫁北史李德裕傳云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嫁非夢瑄言云士人女即無改適之禮然宋濮王允讓仁宗時知大宗正事故事宗婦少喪夫雖無子不許再嫁允讓曰此非人情乃為清使有歸檢禮志十八云治平中令宗室女再嫁者祖父有二代任殿直若州縣以上即許為婚倘熙寧十年詔宗婦非祖兒以上絕與夫離再嫁者宗正司審核其恩澤已追奪而乞與從夫若降一輩尋詔宗父母得與曾孫人結婚再適者不用此法是女再嫁與男再娶者等元史列女傳云鄭州霍尹氏夫死姑命其更嫁尹不忍嫁曰世之婦皆然人未嘗以為非汝何獨獨之尹曰人之志不同安知守志耳姑不能強此則婦人之節男子所不及其再嫁者不當非之不再嫁者最禮之斯可矣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二

國學扶輪社印



道光二十二年八月申旬黃河成淤水溢灌鄭城距河四十里許居民惶懼思為避有開計於金春金曰無患也余循行黃河大溜在北河殆將北徙矣已而河決統源之東與神六塘河直達海州下注於海而黃河遂成平陸觀者有謂當因其衝決而北行有謂當復其舊道而南行余謂河之使而北也天為之也順天之為國勢而北入於海此為順水之性若逆其水性適之使南其患有不勝言者矣且河自直隸河間屢徙而南其後徙河南奪注從江南奪注而河之患甚劇明代河臣不得已用舊清刷黃之計使河淮并流而入海除其害而轉得其利此權宜之功法非長久之良圖也今幸際河徙而北河自河而淮自淮因北流之衝由海州以達於海而以舊河注淮由安東入海以復淮水之故道此天之所以福斯民也古稱江淮河濟為四渎潰者獨也河淮獨流入海不相合先此即復古之漸前代河臣所求而不得者也蓋河自宋紹熙以來決而向南至明宏治開入淮南從二漕合失其獨流之性黃淮俱以肆其虐運會之變已極物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河之幸而北徙固而導之此長久之至計也曩時大河經流在淮安鄭新城北門今故道尚存為歷開望濤河決北徙入海而都城之經流日就湮塞河之北徙不自今日始也昔之徙而南也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三

國朝文匯

即遊之向南河徙使而向北而余之言又將不幸而中矣故備書之以為後日之教

書已倦前安吳四種復

倦翁與余交契三十年既成安吳四種寄一節以示余余讀其文數致道美其數陳則切實經世之言有謂國計民生不為空疎無用之說近儒之魁士名人也余獨惜其好言利以貽無窮之憂倦翁好奇人也以好奇之過致為大害嘗與余論吏舊章務為可登可喜之說以悅世願奇人不意其害之至此極也夫運籌官與國家之成法也積久行之不能無弊然當其運行之時國用殷實民生裕利與國躬本其害之甚也倦翁必欲變舊章為海運變官鹽為私鹽目前之利則至海運索引既成而漕艘鹽船水手相工數十萬之閒民散盡無食其勢不為盜賊不止於是揭竿亡命之徒乘間而起蹂躪數省焚掠累年而未已向之所謂利者已付無何有之鄉而其為害有不可勝言者矣其始言利之計始於一二書生久之浸淫幕府為大僚者接功利之近習昧經世之遠圖察信而強行之務舉舊章敗法壞已成不可收拾之勢而國用民生又受其困及乎賊氛既張民之傷殘至酷豈非人事使之然哉嗚呼讀書不遇聖賢經傳便成名儒謂能得海外奇書者要也治豈不過古今成法便為善他謂能建當時奇策者尤妄也孟子言戒言利率由舊章今之人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四

國朝文匯

好言利而輕改舊章專與孟子相反何其民也懷丙子秋余在白下與門王虎生示余鈔幣留余余不以為然謂輕錢行鈔必無利而有害而中書余在都中宣贊鈔幣濟滿應示余禁洋烟疏請塞漏厄以培國帑座客皆又曰余獨獨無一毫樹畜固則之余不不禁則民日以窮中國必盡禁則利在所興外夷必竭且禁烟當以民命為重不當計利立法當以中國為先不當援美坐客亦不以余言為然近平鈔法行而錢法大壞洋煙禁而邊釐大開就非非法者作之偏乎余深慨夫變法者之言利貨實難存不能暇復國用民生日受其害而靡所底救自附於倦翁之辨友為之書復以正之

致謝楚積書

楚積近就閣下昨聞知閣下已移任三河葉續之餘諸姑舊舊猶能為理治否弟近見聞城書院之陳校士餘聞頗以積善為樂二樓略有成憲近且從事於春秋古傳莊預為義賊之德故注中多黨亂之害大有害於人心世道弟近著左氏墓法已力斥其非又胡傳善言空理學近近就任胡氏處偏安之言言之未為無稽然以之為春秋本義則未必然且雖釋三傳書無家法弟近亦作書冊之候書稿繕清即寄上矣弟無頓首

蒸水源流辨

常大湘

蒸國衝邑巨浸也源出郢陵郭景山水經已詳言之而邢璣所託言人號楊志及高泰原據晉主郭之仁風綱黃帝鎮道志及實履府志皆主郭之中國大雲山謂縣志載魏晉志并據文學馬清言以爲在耳石鎮掌合水經郭陵界界水且謂仁風之水固小僅前乃據文士學馬清言已成流而旁注之不可爲蒸之經流是蓋未嘗審觀履其地而徒憑臆揣耳大雲前之水從大雲山來會釜石塘水至上沙江入熬鐵小而旁注矣然大雲山別有一水自佳木絕道流至靈官廟入耳石鎮河流雖小而有源耳石鎮河雖至吾龍潭水絕已大而實無源無源之水豈可據爲蒸所自出若仁風既自黃帝鎮虎冲巖發源北流僅直許至上沙坪經雙板橋水合流東下已具汪洋交鄰之觀安得謂之三叉又東南流至長山江口泐坪與耳石鎮水相會擊波度此而仁風河實大損之三之又得云不知所爲經流之水且仁風水遠較遠道十里有餘處水可溉田百餘畝其爲蒸水之源彰彰明矣而數千百里外之經流確與殊流則水經界字之不必泥泥亦可知矣至邢璣名臣黃帝鎮九疊臺下其形如蓋大雲山亦然土人以此相呼耳石鎮則早如何某初無此形名也由是觀之則蒸有兩源一出佳和一出黃帝鎮其始於大江之源於岷峨矣乎

國朝文匯  
卷一

十五

國學扶輪社印

祭韓縣令文

穆穆伊人爲靈寶科應期魁德溫肅良才心道統體微知金章昭玉粹文化之始  
和順內施芳澤維日芳風曉錦珠略乎末志道衍鸞騰終如相悅世以休與南國之化  
窮冠冕強張記論關才博瞻雲錦結明時飛翥機杼瞻光日新振應昌譽聆勝風雲  
學優位仕懷雅聞蘭蕙同上德靈不倦元澤亨流仁風潛扇久迎大猷 皇情  
爰嘉父曼去歲歲過乎庚辰經山河泣涕如頌及風興德行雲排徊李齊參閣遐無  
不懷其在先生遺守卽臺香從好游日興墳誌志區外解體世紛紛實自兒言何何  
足云念昔雲臺公酒盈樽微風動桂月照軒此離之人孰能飛窮究兄長雖子思恩  
周宣亮聞積慕神降之志宜享遐邇長松天袂弗窮弗國乃履乃失夫天不弔命  
長年現分頃刻與世長茂芳齡在茲誠勸南嶺卽袪袪扶流撫盡虛度歲時莫中酌  
長慨念以碩賦此夜長憐痛在已遊樂自逸引興然吟吟於百景是滄楊之有自  
來矣不辭但但清雲沾襟江帆枕鹿問陶徵之暮昔之情深聲聲增痛有餘  
餘音鳥子哀鳴元言未畢黃金難化捉隨隨開來軒雁葉首當國財亨長悅破快  
真蹟方錄木機

西湖崇祀諸賢錄序

翁廣平

武林松社誌撰錄云汪子家禧所纂之書也考之祀典禮有韓莫先師之文傳曰鄉先生歿而可祭於社歟後世有鄉賢名宦等祠漢孔融為北海相以甄子然祀於社顏川太守朱龍立許由廟其鄉賢祠之始乎漢立新息忠貞廟祀江縣有陳留王子香祠其名宦祠之始乎武林孤山舊有名賢祠詳相國黃公機碑記金沙江有正氣先生遺愛三祠詳兩廣制軍阮公元節祀鄉賢名宦而更其屬榜者諸君祠以修葺以崇三四十年不足有頃比朽腐之度於是郡中諸君子竭力修治傾產捐撫旌子而何子銘諸賢之姓氏謄與其平生之言行為一書諸君子將付刻則吳氏鐫寫成編而乃吳子銘遺余於三門寓館請為之序余惟崇德報功意先民之範與修廢舉慶憂後起之責處況此一書中其忠臣孝子彪炳千秋莫不聞其風而興起也其卿士連之流風發範莫不濯其德而善良也其賢有司之澤加於民莫不欲作甘棠之碑勸去惡之碑也諸賢之早卒若此雖在數百年後數千百里外尚有時地不同之感者況其在桑梓間乎今諸君子既崇飾其廟祀汪子復纂錄其言行將見春秋二祿俎豆而肅衣冠咸有維持風教之心讀是書而論其世者咸有廉頗立懦之效則此一舉也其所保益淺鮮哉余因之有感夫汪子獨行君子人也平生

無所遇會又未得中義盡焉長逝反覆是編其能無人琴之痛耶倘異日得附祀諸賢之列且得附錄其言行以垂不朽是則從起者之責也是則何子與余之所深望者也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六 丙 國藝宏社社集

國朝文匯  
卷一

十六

丙集

松陵見聞錄序

我邑有志鑑始於前明成化中吳景周之吳江縣志嘉靖中有徐魯庵志國朝康熙中有黃橫山志復有錢上沐續葉志雍正中新吳江之志境爲震澤縣故乾隆十二年沈東堂所修有吳江震澤兩縣志以黃徐葉錢四志頗稱輯核採用爲獨其列傳都本藩力田之松陵文獻他如史西村董開基屈辰旌三志間亦採擇焉嘉慶元年唐蘭刊印字吳江欲修而縣志政局中節重移他年歲逆颶順自水隄上興至今七十年餘年吳人間物物之可傳在正復不少至於年歲之豐凶自隄之廢興學校城郭塘路橋梁之修治亦當大書特書者豈不亟爲紀錄必至塗沒不彰也於是吳澤王旭樓從篋中出以纂述爲己任遂乃發凡起例自職官科第有舉廢胥政績孝義儒林文苑與大列女方外軼事叢載以至補遺訂謄詩文題跋之類無不兼採並錄復字不遺其引用書目自歷代文獻名人別集與夫各有通志郡縣志多至數十

百樓晨夕披閱凡數卷其數易稿而成繕寫既畢屬余為之序余聞楊升庵王舟  
州之言曰志乘史料也作史者必先博覽天下之志乘由證旁通以成信史則志與  
史實同源其源者此書不曰志而曰見聞錄蓋蓋取所見異辭所謂異辭之機折  
衷確當而錄之凡他日有精修兩縣志者能不藉為稿本耶余與杜樵野世通家  
又重之以婚姻素為其博雅好古精實工詞翰此書出與松陵文獻並傳不朽  
必無疑也

### 平望志序

丙辰冬江震唐張而邑侯延邑中諸公纂修縣志投局於笠澤書院以余能俗雅  
邑中文獻亦遣使相延余曾有意增補松陵文獻而未遑僅以先君子所錄潘望凡揚  
貞木平望志稿而增輯之若纂修邑志則未能勝任也請辭而使者再三至余因思  
修志盛舉也江震數十年來其人文之發越足為邦家不朽姑道耳目所聞見  
者以備采錄亦足為發潛開幽之助於是撰體志營建藝文諸志人物諸傳月一至  
局未幾而唐邑侯量移他邑事遂廢惟時各里諸君子侯嶽新志草創目下不圖中  
止復相率謂余曰邑志未成于當亟成平望志以副厚望余亦欣然自任但恨家少  
藏書不惜一紙之費借證旁引凡百有餘條而雍正中鄭志及公輯志亦備參考焉

### 國朝文匯

#### 卷一

十七

國朝文匯

諸志所錄碑版之文頗多差謬則纂輯就碑下較勘其中典故未詳者則備考庫書  
註明出處編者正之疑者闕之闕者補之凡若此之當其校讐披閱括毫摘錄時雖  
兢兢惴惴之嚴惟料索過之繁非昔者前不顧如是者四閱歲三易稿而其書始  
成余聞潘楊之為志也以杖履之餘暇留心著述又得義興雅素民沈徵仲李龍  
儒輩為之采訪而詳核故其書足以信當時而傳後世余於窮愁潦倒之日以一人  
任之雖文詞不逮潘楊而編輯之苦不啻倍於潘楊也他日春邑志之修當不終  
廢或有採聞之使聞斯編而訪求之將告里人文堪藉以不朽而先君子登金小子  
胥傳附名於書目之和不識大愉快者哉

### 楚書彙編

趙坦

楚康王將殺令尹子南告其子棄疾曰令尹之不能爾所知也國將討焉爾其居乎  
對曰父戮子居君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為王遂殺子南棄疾繼而死說者謂棄  
王與人子謀其父君臣之義失矣余謂康之失不待言也君臣之義棄其父則逆  
理之甚者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孝經曰父有爭子則身不  
陷於不義當康王之三泣而告之也夫豈不飲棄疾之諫其父乎夫豈不欲子南之  
聞諫而改悔乎為棄疾者宜泣且言曰臣嘗諫父諫而不納臣死且無悔意高康  
王必不拒而弗許彼令棄疾既告於君遂諫其父子南翻然改悔棄疾去觀也飭修  
行則棄疾之周旋於君父間者忠與孝俱盡而無憾奈何計不及此而徒以洩命重  
刑為說耶或曰觀起有報於子南未益釋而有馬數十乘子南之秦復復諫不聞可  
知棄疾諫或已諫其父而不納雖不納然何出此曰臣嘗諫父諫而不納亦當白  
於王曰臣數諫其父之有改惡歸正之說固自投而遺書以達其父子南之秦復其  
少子臣此數諫行之史魚行之獨不可行之於棄疾者吾不信也且子南既葬  
棄疾亦繼與其死於既殺子南之德母若死於子南未殺之前死於前猶可謂子南  
之一德死於後反獲一不孝之名而徒曰吾與數君父行將焉入又曰棄父事嗣吾  
弗思也其與守匹夫匹婦之愚而自殺者何以異是故君子之於死生之際危疑之  
地必思之至熟而後行故非平日折之精而持之強則又無以達乎理機而應危平  
之變若棄疾者其昧此乎

### 國朝文匯

#### 卷一

十八

國朝文匯

城南山古蹟記  
郡城西南隅嶺然深秀而高出於城堞者為雲居山由清流城陰而上地漸隆起康  
照初吳慶伯居於此慶伯名某祥以博學鴻詞徵不遇歲暮歸卷皆手自題其  
為美徵先生志士之讀書者古者多宗焉又上為袁謝折於居謝應名自號勤其上  
西下為黃泥潭秋水一泓蓋生履歷著清慎適與城郭折而南為查伊瑛別墅即  
世所稱識大乃將軍於徵時者也其事館花木皆植一時之勝處完為廢曰真修  
再上為鐵冶嶺曰鐵屋有圓阜慶數畝登之則湖山盡入望昔人於此於地得  
石碣曰楊鐵屋讀書處國初吳求慶居此求慶名樸有至行學為求慶宅鹿田  
名樸以詩名南為牛氏園又南為楓橋折而西為雲居寺寺為元釋中峰道場手  
寫像及麻履屨屨至今存焉雲居寺故為書懷淨土詩刻於石寺顯為超然遺蹟  
山下為三佛殿寺門面城而立危石磊砢兩兩相倚者六曰三台石其右為眠牛石  
牛作犄角而折其角其面為鷹石其峰峻峭隆閣神德洋洋弟子於此從游甚眾

煙霞嶺遊記

煙霞嶺南山之北也。秀嶺磅礴，松杉鬱然，晨光夕曛，煙霞映影，錯落嶺間，天成圖畫。其地多勝蹟，而芙蓉巖最奇，遊者罕至。歲而午，孟養父人李青相及其從子映儒，胥志幽探，招余偕往。遂小憩石屋，指煙霞而遺書焉。其上石礧，時聞松風，華潤滑，不覺有予于連年處得小詩，以清修、荒寒、特賞、幽奇、俊逸凡一林，分爲十韻，皆平聲振聲，留之。有歟！左則嘉樹青綠，雲巖空翠，乃指平聲韻，爲松竹神悅心逸起。繞繞于石邊得樹，是峯爲象鼻巖，作佛手井，流上笑莫不心灑奇，幻兒肖其色，而古洞中釋佛到鶴又各示我勝，相曲折而上，徑愈絕，微仰仰，佛指蒼壁，益幽異，因相與鼓勇而上。雲松珠峰，玲瓏玲瓏，俯視險巖，環翠拱拱，嶺巔正中，若受展謁，如他若湖光、江影、越山、煙渚，遠近參差，相爲映帶。始知山深則奇，心一則境闢，人不精遊，安有得耶？俯仰久之，嘯歌而下。時斜暉欲集，松色蒼煙，霞在望矣。

卷一

十九

國學扶輪社印

自雲陽洞口行四十步得小港之一芳樹裏生涼林低陰港水得樹陰淨涼  
潭隨風搖漾沿港而西竹籬映水古屋參差時疏雨下過新窗綠簾微聞人語  
不傳惟聞山鳥啾唧聲輕鷗動而巳村之側有山山有石峰如覆鐘鑿石其上若基  
局然俗名基臺山間嘗考之殆寶山巖其峰巒疊疊塔之址也斷心渴錢唐巖志云  
寶巖之寺名覆臺山有覆臺塔因塔成西湖遊覽志云前有石池深不可測今山形與  
誌語印之者蓋古人洵不食欺也臨水之陽不數丈下視懸崖百尺石壁懸池壁如坎池如  
鏡如磨初散葉蘊蘊而下水臨水坐足有聲自壁內出谷背其人之聲聞如  
人相聞錯愕始知如陸士雲所記小語小隱處珍疾應譚然叫喚者響滿巖竅豈  
語極真也隨山東北抵即港之隱士阜蔭長起者爲金倪墓其廟在港南小溜水橋上  
嗚呼昔年血戰之地今日徒見山高水深惟留此墓祠散策奔走野老村童其方知  
勤事之酬耶爲誦詩曰小步逐炊明社火大招風而下豐饌太息而返

丁魯齋先生傳

先生姓名傳字希曾號魯齋錢塘人處士歿身君之次子歿身君能工篆隸往來皆名暇先生少而穎拔擅詞翰帝擢覽無不遺賞尤邃於經籍冠絕諸生屢試不第游閩游吳皆不遇既歸益研經術錢氏挾板罕亡變異不來繼於漢諸儒備

之說故所著嶮險奇聞見者惟服蒙作三代姓原其略云夏之姓姬妣以象文作龍蛇之家龍蛇者水象也禹治水地乎天成故賜姓曰姁漢人好談續繡多尚怪作姬乃曰禹母名焉故而生禹故姓姬意欲神其事而反失錫姓之鉅典矣商之姓子者子也契為司徒掌五教人倫之間先勳以兄則敎教也神天倫之中又先之以書字職則敎教也聞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兄弟也朋友也莫不從人子起也又職盡則四者自盡矣是故求必於孝子之門不順乎親者不信乎朋友父母順者必妻妻樂兄弟翕翕領提綱未有不先乎子職者夫之敎教者先乎子故其錫姓也亦以子如云契之母生胤卵而得子故姓王彼夫民所食且有胤之九矣何以太沃之民無姓子者乎又史記載者簡狄人呂覽載者有娥二女或曰臺居或曰涇浴好事望且中心疑而其辭乏奈何庸辨周之姓姬即顧字之省也當洪水橫流之時草木暢茂鳥得五穀以養萬民稷自匍匐充就口實及使敎稼種實茂於豐草若有相與者康也稗秭皆天降之嘉穗噫嘻異矣帝曰黎民阻飢汝后發播時百穀而艱食餅食之民莫不鼓腹而進合哺而饒故曰顧者養也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者也周禮饗人掌共盛饗而故魯饒作饒以區隔雅稱富室止謂之區字延曰區之言顯也養也區亦以臣區為說文部首之一即此姬字之所以耳然則錫姓曰姬者非

卷一

二

天集

謂其衆民乃授之以願之意也。雖魯語言黃帝以嫫母成爲嫫母，水經註無嫫母子。產言臺始能棄其宸宮，汾池障大澤，帝用嘉之，封諸汾川，然未嘗以水爲姓。何黃帝獨以水姓乎？姬姓之始，斷非黃帝實始，後稷矣。其避閭也，謂閭俗方言迴，異位其土者，不審其音，卽爲吏胥所給，獄訟多屈抑死，欲請於督學使者，令諸生各書其土之淫詞，條繫目解，解者一書名，入閭方書，其遊學也，謂大庾嶺嶺頭，卽數十里荒鬼險，淫字無林，火災害道，聞者避之，皆指樹榕樹數萬株，以休行旅，又謂世之作罵錢紙鐸者，日趨無常，墮之歸於地所，皆經濟有法，惜未有上其說者。先生性剛，嚴惡惡不少，然於喜揚，亦常常奮然曰：錢謙之「不云水」心志既違，而名譽不聞友之罪也。嘉慶四年辛卯年七十八，著述凡數百卷，藏其業於外孫趙泰泰墓，嘉慶廢臣科舉。

李愬者常生之斤斤自好者其譽之則愈而史顧亮之為軍雄也固宜足以當此方當之為元感東曰愬行入刺直扼其喉上也復行勿留面入長安中也及其得志而學者所詆即其中樂而愬不能用徐鴻密勸愬江都愬帝以令天下此最上策而愬又不能用使領兵於東都城下連戰數下自出於策之下而得前延歲月不致如元感之速亡者與元感之時異也愬之領兵東都也以高祖之譽之也史遺其略其如用愬而愬果為高祖用世充海陽即其真蹟請交易而愬許焉則世充用元之都授愬行營使拒化及直欲棄取之而愬不辭則且為文都用愬之將軍有過於世動者而愬以是規其違道出之不用而用愬元真豈不以世動輕之而元真阿之哉且愬豈高祖之臣子者哉子嬰於武陽項商子於牧野此何等故而乃魯文都入輔之既畢文都伊霍之類而愬身入朝東都也使王世充不汲汲於竊附羽翼遠殺文都而少遠殺之則愬之身自懸於東都城下而豈待於桃林邢公岨下之傳首長安哉得敗常事也古未有百戰百勝而不敗者愬雖敗於德師而王伯當在金礦世動在黎陽張善相在黎陽李育德在武陟山東連城數百不動也愬不而則雖信叔實知節士信曉雄之將不歸於世充也而一敗不復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一

國朝文匯

徐愬者未必果有志於匡復然使李愬與之連和如灌嬰與七國故戰迴兵盛行直趨洛陽諸諸或發逆后據賢王而立之則唐室可不寧朝而復也夫故愬輩中禍官耳鳥合崛起非有見兵也天下承平日久人心非思亂也揚州富庶之地又非水旱

萬端流為偷盜以約延歲月也而敬業借唐為名振臂一呼從者十萬此心未嘗一日忘唐可知而况李愬屬在範範為上公總兵三十萬申明大義以曉輸士卒傳檄州縣其為響應當何如而惜乎其計不出此也或曰武后廢之矣故李愬行德命軍東常之為江南道大總管名為討賊其責實李愬不於夫豈不知李愬之足跡是事者使李愬如吾子之說則前有常之德有敬業恐亦非萬全之策也余曰不然魏思溫之為敬業謀也最忠而敬業不從者此其志不在唐但欲取金陵據東南以自王耳使李愬陰與之相則敬業必盡正可借以繼黑齒常之兵又況常之亦仇吳士時以身奉唐將處處疏遠是以保連其間者遠果為之偏安知常之不為之應而相與合勢也又借使其事不終其功不旋其身且死而忠義失天下聲名著後世其與信州之流死又何如哉常樂公婦人也其謂諸王曰王皆天下國懿親不舍生取義尚何煩李愬空之矣計不出此而汲汲於橫流故敬業為其心何心耶李愬無倫已魏元忠一時名士參其軍事而其為李愬謀者亦意在敬業而實不以大義相教愬是魏思溫為敬業之忠臣而魏元忠為李愬之罪人也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二

國朝文匯

新唐書既立叛臣傳宜入劉闢於李錡吳元濟之列而仍附之其非傳後意蓋因楊書之誤而後書又因唐國史之誤合嚴當日之東華者有憾於李而二書不能免而正之也舊書之言曰吳元二十一年具從事東官稱李則吳則吳則吳則吳又署在幕府不令還朝蓋不欲洩其所為於關下也故闢因是故闢不執以求三川嚴陽之信蓋有由然新書因之直書曰故劉闢其年卒以叛若其謂吳之果有叛心者嗚呼吳是有叛心者則必聚其宗族子姓於蜀梓潼之表以表於軍使可以繼其後而吳之之樹劉闢今故新書又據德與所商康都之元順宗果一子名行立官復工部員外郎有兄某官國司司某在京師奉命歸而有從弟年為萬年駢平有子正推推為軍父尉惟一姓名行立時不不隨某在蜀與否而史亦不言為何當則其微可知也推舉之心蓋不欲放河朔藩鎮所為為其子弟為副使為州刺史以致身死而一軍擁之以連得節故使微之於四方各求微得以安其身而亦不使朝廷疑之而有質子入侍之難故能久安於蜀以述其服高詠吐蕃之功而不謂尚有謀其後如此者也夫果當請下已岷出刑楚以討吳少誠矣又當廣請以陸贄自代矣非據險而不肯朝者也而久鎮於蜀至二十一年之久者乃朝廷難其代之之人也劉闢之將某意於王叔文而請兼領三川也在永貞元年六月及叔文怒劉闢逃而某表叔文之好請太子監國即在七月而八月竟度唐其時必



已疾而聞知已之將代之故以已意為臬意以反覆道其好而臬不知也乃史既傳臬以入叔父之罪而即信聞以入臬之罪吾不知當時之典國史者為何人而工於舞文高如此也則臬矣新舊二書之無史識也雖然聞之狂想杜黃裳能知之而臬不知乃任之以陷臬而幾自陷臬其不知人之責亦安可逭也哉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三

丙集  
國朝文匯社印

率園記

羅江

事之因陋就簡與踵事增華皆行其心之所安而已心之所安即分之所在也故士有時雖極豐腴可處而寧飛鳥華若于攸蹠不必過出於蹠而要當持以不敢復肆之心道光辛卯適館吟江張氏婦家書室雖垣之中地有餘閒蓋通南北舍之所余局其門使到取徑而難植時花野卉其中燭然滿目以成於草草頡之曰率園主人以余之寄情於此也為平治其偏殿修其牆壁闢窗牖以引薰風增迴廊以供徙倚客請余曰今而後不得復名率矣請更之主人曰否否請仍之噫此苟免苟美意也夫園之大者有若平泉綠野兩著一時即蘭成之羈寓樊杭百樹栗里之隱海方澤十畝茲者無十畝之山但數弓之地不遠致奇花異卉惟於四鄰分其所餘拾其所余我惟時其灌溉之壟培之無棄材焉善天趣子瞻超然之記曰凡物皆有可觀苟有可觀皆有可樂故惟有真樂者能即物以成趣不逐物以喪志也今世人無雅俗俗態皆嗜好花或謀取佳極不遺餘力稍獲餘暇則大治園亭崇飾以為觀美其實以目不以心其見在人不在己也如是而平泉不必替皇綠野不必晉公若人人皆可為之者而忘夫分之大有所歸矣張氏先世饒蓄者厚主人復揭然仁讓之風常恐子弟或浸淫於玩好復導之士不之攻奇貨之虐以盡其目而肆其志此豈主人之所望而余之所當出邪亦惟涉是園以游泳其心思淡發其文采觀桃李而樂天倘崇池塘而增新句園無事怪奇瑣麗為也而又何嫌乎率鳥客曰善遂記之

國朝文匯

卷一

二十四

丙集  
國朝文匯社印